

文化教育
青年
—121—

新 中 學 文 庫

文 化 教 育 與 青 年

羅 家 倫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羅家倫著

文化教育與青年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重慶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上海再版

（30242 滬報紙）

文化教育與青年一冊

定價國幣伍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羅家倫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版權所必

目次

偉大與崇高	一
生命的意義	三
歷史的先見	八
政治家的要素	一二
知難行易學說的科學基礎	一五
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	二八
中國若要有科學，科學應當先說中國話	三五
新文化運動的時代和影響	四一
國難期間知識分子的責任	四九
現代青年修養的要素	五二
學問經驗人格	五五
求學	六〇
在運動場上訓練國民的政治道德	六五
軍事訓練的意義和使命	六七
還是淪陷區青年渴望不到的！	七〇
中國的出路——現代化	七一
古今中外派的學說	七九

工業要標準化.....	八四
發揚科學的醫學.....	八六
近代國家的兩大基礎.....	九一
學術獨立與新清華.....	九五
一個饒有興趣的鬭爭.....	一〇〇
世界上沒有嚇得走的革命黨人.....	一〇六
從樹立學風到樹立政風.....	一〇八
九一八噩耗的來臨.....	一一〇
中央政治學校的當前重任，造成共同建設的政治意識.....	一一七
回憶.....	一二九
中央大學之使命.....	一二一
大學到了備戰時期.....	一二八
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	一三二
實驗學校的成年.....	一四〇
大學與中學之聯繫.....	一四二
抗戰的國力與文化的整個性.....	一五二
炸彈下長大的中央大學.....	一八六
七七與中大青年.....	一九七
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	二〇三
一個天文學家的長嘆.....	二一五

文化教育與青年

偉大與崇高

——紀念先師蔡子民先生——

當着國家動盪的時候，全民族失了文化的導師，人格的典型，這種損失，那裏是當代的人所能測度。
偉大的蔡先生居然在這時候離開我們了！悲傷的豈祇是他的門生，他的故舊。他門生故舊的悲傷又豈祇是他們的私憾。

凝結中國固有文化的精英，採擷西洋文化的優美，融合哲學美學科學於一生，使先生的事業，不特繼往，而且開來。

先生永遠是站在時代前面的偉大人物。

先生不但是偉大人物，而且是偉大人格！

如大海容納衆流，不厭涓滴，是先生的包含。

汪洋若萬頃之波，一片清光，遠接天際，是先生的風度。

慈祥愷悌，謙光中流露至誠，是先生對人的感化。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是先生的風骨。

常見先生書房中掛了一幅自己的畫像，上面題着『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亦不知老之將至。』這是先生持身處世的精神。

又常見先生的書桌邊有自己寫的『學不厭教不倦』六個字的橫幀。這是先生治學教人的態度。

更有一次我求先生寫幾個字，先生寫了「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這是先生的人類社會觀。

先生感召的力量是無形的，因其無形，所以格外偉大。

對於這一代大師的言行，何從記起；在悲哀情緒之中，更從何處想起。大家祇看見先生謙沖和藹的方面，而少知道先生堅毅不拔，風骨峻嶒的方面，所以我寫下幾段短的故事。

在五四運動以後，北洋軍閥橫施壓迫的時候，先生處於危難艱苦之中，突然發表一篇不過二百字左右，卻是光鱗萬丈的短文，叫做「洪水與猛獸」，主張以五四的洪水，衝捲去北洋軍閥的猛獸。

民國十年先生遊歷美國，到綺色佳，我和幾位同學接先生到一個寓所休息；忽然聽見一位美國新放的駐華公使要招待先生，想請先生介紹於北方權貴；先生坐猶未定，堅決的立刻要離開。我們勸先生多休息一會也可得；結果立刻去遊觀附近幾十里的一個瀑布。

在七七抗戰前兩年先生到南京，那時候汪精衛還是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這後來變作漢奸的汪精衛請先生晚餐，進的是西膳。先生苦勸他改變親日的行爲，立定嚴正的態度，以推進抗戰的國策。在座的都看見先生的眼淚，滴在湯盤裏，和湯一道咽下去。

先生有不爲而後有爲的精神，那裏是一般人所可想像。

先生太崇高了！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想望的境界。

不才的門生像我，每逢艱難挫折的時候，一閉眼睛，就有一幅先生的音容笑貌的影子，懸在胸際。想到先生臨危受困時的雍容肅穆，七十幾年的努力不懈，什麼暴躁不平之氣，都該平下去了。

先生給後輩的德化，有如長江之流，永遠不會枯竭！

先生的軀殼死了，先生的精神，無窮的廣則瀰漫在文化的宇宙間，深則憩息在人們的內心深處！

生命的意義

我們人類的生命很多，宇宙間萬物的生命更多。生之現象，非常普遍。但是我們為什麼生在世上？這個問題，數千年來經過多少哲學家科學家的研討和追求。如果做了人而對於人生的意義不明瞭，渾渾噩噩，糊塗一世，那他真是白活了。因為對於「身」的生命還不明白，我們的行為，就沒有標準；我們的態度，也無從確定。有許多人覺得生活很是痛苦，恨不得立刻把自己的生命毀滅掉；他覺得活在世上，乃是帶着無窮盡的痛苦；在生命的背後，似乎有一種黑暗的魔力，時刻逼着他向苦難的路上推動，使他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因此他常想設法解除這生命的痛苦。佛教所謂「涅槃」，也就是謀解除生命痛苦的一個方法。不過是否真能解除，乃是另一問題。又有些人認生命是快樂的，以為世界上一切事物，宇宙間一切創作，都是供我們享愛的，遂成爲一種絕對的享樂主義。其他對於生命所抱的態度很多，要皆各有其見解。我們若是不知這生命真正的意義，就會徬徨歧路，感覺生命的空虛，於是一切行動，茫無所措。所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至少應該有一種初步的，也就是基本的反省。

第一，在無量數生命中，人的生命何以有特別意義？

如果就「生命」二字來講，他的意義非常廣泛。談到宇宙的生命，其含義更深。這個純粹的哲學問題，此處暫且不講。生命既然很多，人類的生命，不過爲宇宙無窮生命之一部分。莊子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朝菌蛄姑，何嘗沒有生命？大之如天山龍固曾有其生命，小之如微生物，也有生命。但是在這無量數的生命中，為什麼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義？為什麼人的生命，才有特殊的價值？為什麼只有人纔對他的生命發生意義和價值的問題？

第二，生命是變動的，物我之間，究有什麼關係？

生命是變動的。我們身上的細胞，每天有多少新的生出來，多少陳舊的逐漸死去。這種新陳代謝的變動，可說無刻停止。一方我們採取動植物礦物的滋養成分爲食料，以增加我們的新細胞，維持我們的生長；但一旦人死了，身體的有機組織，又漸腐敗分離，爲其他動植物礦物所吸收。生命之循環，變化無已。我們若分析人類的生命，與其他動植物的生命，可以發生許多哲學上的推論。如近代柏格森、杜里舒等哲學系統，都是由此而來的。即梁啟超氏，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故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直戰的一段話，也是由於觀察生命不斷變動的現象而來的，不過他得到的是不正確的推論罷了。可見我們總是想到在生命不斷的變動當中，物我之間究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

第三，生命隨着時間容易過去。

生命隨着真實的空時不斷的過去。人生上壽，不過百年，轉瞬即逝，於是便有『生爲變，死亦枯骨，生爲變，死亦枯骨』之感。在悠悠無窮的時間中，人的一生不過一刹那。印度人認宇宙會經多少劫；每劫若干億萬年。人的生命，在這無數劫中，還不是一刹那嗎？若僅就生命現在的一刹那看來，時光實在過於短促；生命的價值，如果僅以一刻那之長短來估定，那末人生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堯舜苦心經營創製，不過是一刹那的過去；桀紂醉生夢死，作惡殃民，也不過是一刹那的過去。若是把他們的生命價值認爲相等，豈非笑話！故以生命之久暫來估定他的意義與價值，當然是不妥。一個人只要有高尚的思想，偉大的人格，雖不生爲『九四老人』，亦有何傷？否則上壽百歲與三四十歲而死者，從無窮盡的時間過程看來，都不過是一刹那。欲從這時間久暫上來求得生命的意義，真是微乎其微。故生命的意義當然別有所在。

這就是我們對於生命初步的反省。我們從此得到了三個認識，就是：生命是無數的，生命是變動的，生命是容易過去的。

人生的意義在能認識和創造生命的價值，——宇宙間的生命既是如此的多，何以只是人類的生命，纔有特別的意義？想解答這個問題，是屬於價值哲學的研究。人的生命之所以有意義，乃是因爲人能認識和創造人生

的價值。因為人類能夠反省，所以他能夠對於宇宙整個的系統，求得認識；更能從宇宙的整個系統之中，認識其本身價值之所在。人類的生命，雖然限制在一定的空時系統之中，但是他能夠擴大經驗的範圍，不受環境的束縛；能夠離開現實的環境而創造理想的意境。其他動物則不能如此。例如蛙在井中，則以井為其唯一的天地；離開了井，他便一無認識，一無作用。人類則不然，其意境所託，可以另闢天地。只有人才能把世上的事事物物，分析觀察，整理成一個系統，探討彼此間的關係，以求得存在於這個系統內的原理，並且能綜合各種原理，以推尋生命的究竟。說到人類能創造價值一層，對於生命的意義，尤關重要。一方面他固須接受前人對於人生已定了的價值表，一方面更須自己重新定出價值表來，不斷地根據這種新的啓示，鼓勵自己和領導大家從事於創造事業和完成使命。如此，不但個人的生命，不致等閒消失，並且把整個人類生命的意義提高。古聖先哲，終生的努力，就在於此。這是旁的生命所不能做，而為人類生命所能獨到的。所以說宇宙間的生命雖是無量數，惟有人類的生命才有特殊的意義。

人格的統一性與一貫性——生命不斷的變，但必須求得當中不變的真理。我們人類雖每天吸收動植物礦物的滋養成分，以促進身體上新陳代謝的變化，但是生命當中所包含的真理，決不因生理上的變化而轉移。這種生命的一貫性和統一性，就是人格。人因為有人格，所以不致因為今日食豬肉，就發豬皮氣；明天食牛肉，就發牛皮氣。祇是以一切的事物，為我們生命的燃料罷了！至於「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的見解，正是因為缺乏了整個的人格觀念，所以陷入於可笑的矛盾。世界上人與人相處，彼此之間全賴有人格的認識。大家所共認為是善人的，那麼，今日如此，明日也必得如此；今年如此，明年也必得如此；好像日月運行一樣。若是人類無此維繫，便無人類的社會可言。所謂人格，就是一貫的自我。他是根據我們對於宇宙系統的研究與反省所得到的精確認識，而向着完滿的方向前進，向着真善美的世界發展的。他使生命格外美滿和諧，使個人的生命與整個宇宙的生命相協調。他更佐以淵博的知識，培以豐富純正的感情，從事於促成生命系統的完善。這種人格，因為是一貫的，所以是經得起困苦艱難，決不會隨着變幻的外界現象而轉移的。有了這種人格，然後在

整個宇宙的生命系統當中，人的生命纔可立定一個適當的地位。倘若今日如此，明日如彼；苟且偷安，隨波逐流，便認為是自己的滿足；那不但無修養，而且是無人格。人與其他生物的分際，就在人格上。人雖吸收了若干外來的食物成分，變其血輪，變其細胞，變其生理上的一切，但他的人格，理想上的人格，永久不變，這就是人格的統一性與一貫性。可見生命雖不斷的變，尚有不變者在。這也是人類生命的特殊性。

要保持生力，從力行中以生命來換取偉大的事業——生命隨着時間容易過去。莊子上所說的朝菌蟪蛄，固然生命很短；楚南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大椿，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這種生命可以說是很长了，然而在整個時間系統之中，又何嘗不是一剎那的過去？故生命的長短，不足以決定生命之價值。生命之價值，要看生命存在的意義如何，乃能決定。吾人之生，決定要有一種作爲。生命雖易過去，但有一點不滅，那就是以生命所換來永不磨滅的事業。古今來已死過了的生命不知有多少，若以四萬萬人每人能活到六十歲來計算，那麼，每六十年要死去四萬萬，一百二十年就死去八萬萬，照此推算下去，有史以來，過去了的生命，不知若干萬萬。但是古今來成就大事業的人，名垂青史，雖在千百年以後，也還是爲人所景仰崇拜；那些追隨流俗，一事無成的人，他的姓名，及身就不爲人所知，到了後代，更加飄忽的雲煙，一些痕跡也不會留着。所以唯有事業，纔是人生的實績，人類的遺產。孔子雖死，他的倫理教訓，仍然存在；秦始皇雖死，他爲中國立下的大一統規模，依然存在；拿破崙已死，他的法典，仍然存在。生命雖暫，而以生命換來的事業，是不會磨滅的。其事業的精神，也永遠會由後人繼承了去發揚光大。諸葛亮在隆中，自比管樂，管樂生在數百年前，其遺留的事業精神，諸葛亮繼承着去發揚光大。左宗棠平新疆，以『新亮』自居，也就是隱然以諸葛亮自承。所以生命之易消逝，不足爲憂；所憂者當在這有限的生命，能否換來無限光榮的事業。若是苟且偷生，閉居待死，就是活到九十或百歲，仍與人類社會無關。生命千萬不可浪費，浪費生命是最可惜的事。蕭伯納會欺人生活到可以創造事業的年齡，即行死去，覺得太不經濟。他想如果能把生命延長到二百多歲，則文明的進步當更有可觀。但這是文學家的理想，是做不到的事。然而西洋人利用生命的時間，比中國人卻經濟多了。西洋人從

四十歲到七十歲爲從事貢獻於政治、文藝、哲學、科學、以及工商社會事業的有效時期，而中國人四十歲以後卽呈衰老，到六十歲就打算就木。兩相比較，中國人生命的短促和浪費，真可驚人！我們既然不能希望活到二百多歲，我們就得把這七八十年的一段生命，好好利用。我們要有長命的企圖，我們同時要有短命的打算。長命的企圖是我們不要把生命消耗在無意義的方面。短命的打算是我們要活一天做兩天的事，活一年做兩年的事。不問何時死去，事業先已成就。我們生在世上一天，就得充分的保持和發揮自己的生力一天。無生力的生命，是不會成就偉大事業的，無偉大事業的生命，是無聲無臭度過的。

所以人生在世，不要因生命之數量過多及其容易消逝而輕視生命，不要因生命之時常變動而隨波逐流，終至侮辱生命。我們須得對人生的價值有認識。對人格能維持其一貫性，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加緊的去自己的生命，換成偉大的事業。這樣，纔不是偷生，纔不是枉生！

歷史的先見

在現代歷史演進程序劇變的時代，我覺得『歷史的先見』(Historical Foresight)很關重要。凡是處理一切事體，都應當根據歷史的教訓。如果不明瞭歷史的教訓，歷史就會很慘痛的重演一遍。法國政治家杜斯說：『見，爲的要先見。』沒有先見的動作，便是瞎衝，便是盲動。

先見與遠見，原來是差不多的。就一件事體一層一層的關係論，就是遠見；就一件事體在時間上的次序論，就是先見。人類的行動，不當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所以不會盲動，就是因爲對事實的步驟，有了相當的見解，經過思慮，成竹在胸。

『歷史原則與科學定律』——不過人事最爲困難，歷史尤其較自然科學困難。對於自然科學，一個人只要把各種事物的普遍現象找出來，形成定律，則對於任何其他事物，都可拿這定律去運用。自然，到現代自然科學還有許多不完全的地方。他對於時間空間上一切的原理和定律，並不會都發現。但是在一定事件的範圍以內，許多自然科學的定律，是相當夠用了。有如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在普通的力學方面，便已夠用。我們在黃浦江邊投起一個石子，牠會往下落，在喜馬拉亞山頂上拋擲一個石子，也會往下落；在歐洲如此，在亞洲也是如此。祇是歷史是管人事的，人事雖然也有原則來作規範，然而他的不完全性和彈性，比較自然科學大多了。所以往往爲一般人所忽視，所輕視，甚至於否認。當然歷史的原則，不能和自然科學的定律一樣，可以用客觀的方法來實驗和證明的。這是因爲歷史的現象發生時，條件太多，關係複雜，加以人事變動無常的緣故。這也就是因爲人類的心靈活動，很不容易用機械的方法去斷定的緣故。但是歷史的事實終究是事實。事實就有他本身的真實性，有他相互的關係，也有他演化的趨勢。歷史科學就是要認識這些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在千頭萬緒五光十色的事實當中，抓住他們相互間主要的關係；再能從時間的系統中，尋出他們不斷演進的趨勢，則融會貫

通，自能發現一種原則，以指導人類和民族的命運。歷史的先見，就是以這種歷史的原則為根據的。若是自作聰明，以為歷史的原則可以一筆抹煞，那他一定會陷落在悲慘的錯誤之中。

把握歷史先見的困難——歷史的原則既不易求，而且求得之後，往往有可以認為同樣的現象，祇因一二條件的不同，便全部變更面目，使人茫無所措。這是研究歷史科學的人無可諱言的困難，不過這並非毫無辦法解決的事實。因為歷史並不是一團大混亂。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不但無法研究歷史，並且無法研究社會科學。惟其我們知道歷史研究的困難，和發現支配人事原則的彈性，所以我們更有興趣去研究；所以我們更要想出方法來，作有條理的研究；所以我們更不能存着偏見，懷着成見去研究。我們不祇要認識歷史的事實，我們還認識這些事實的底蘊和關鍵所在。這更進一步的所獲，就是歷史的先見。歷史的先見，是根據我們對歷史的真知灼見而來的。我們對於每件歷史的現象，不只是求得通常的認識後就可滿足，還要有一種犀銳的眼光，照射到他的隱微深祕的裏面去，然後可以通古知今。

要求歷史的先見，頗需要直覺的幫助。此地所謂直覺，並非幻覺，並非一種浮光掠影的感覺。歷史科學所需要的直覺，是要從深沈的知識，廣博的見解，明察的智慧裏發出來的。他也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穎悟。治史的人，耳目所注意是紛繁的事物，但他心靈籠罩的是變遷的全景。他不但能把握住事，並且能把握住事的意義。他智珠在珠，心領神會，於是能見事變於幾先。

若是要有先見，一定還要先有一種了解。先見不能離開了解，對於事實要能夠設身處地的推敲，把靈活的思想鑽進事實的底裏去；更要有充分的批判力，和充分的同情心，然後纔能夠把真切的了解得着，纔不致於蒙蔽自己，也不致於誤解他人。

但是時至今日，歷史的事實如此之多，事態的變化又如此之複雜，要想得着完全的了解，是極端困難的。就是要對於各種的事實，求到較為完全的了解，也得靠大家的協作。因為完全的了解是一件協作的事業，所以歷史和社會科學，均須分工合作的去研究。集合各方面可靠的圖樣，纔能構成一個建築的全景。

歷史先見與慣常——我們知道許多歷史和社會的現象，不一定都是新異的，而慣常行動的表現實在很多。大家不要看輕慣常。社會的構成，慣常是種基礎。整個的社會，日常都憑藉着慣常在運動。許多動作，是由順乎習慣而來的。自然科學研究的現象，有些簡直是數學式的慣常。生物科學裏低等動物的行動，更以慣常爲主要的部分。智慧高明的人類社會，又何獨不然。社會有了慣常以後，才趨安定。沒有慣常的社會，便是不穩定的組織。歷史的原則自然也更難於建立了。但是慣常如太固定，太完備，則人類的智力用處愈少，社會的進化，也愈停滯。所以說整個慣常的完成，便是智慧的隱滅。況且社會的進化，往往是由打破慣常得來的。可見慣常沒有不行，太固定也不行。善於運用歷史的人，能順天應人，是利用慣常；能革故鼎新，是打破慣常；能移風易俗，是改造慣常。取慣常之長，略慣常之短；體察慣常以定其經，超越慣常以達其變；爲慣常之主，不爲慣常之奴；這就是先知先覺者的事業，這也就是領導時代，創造歷史的人的事業。

歷史先見與進化——我們知道，世界愈進化，則進化的時間程序愈縮短。譬方在星雲時代，時間是那樣的長久；經過了幾萬萬年，天體上纔有新的形成。地質上的變動也是一樣，要經過千百萬年纔有一個新的世紀。人類歷史上的變遷，在最初也是很慢的。從猿人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每生一個變動，其間相隔幾萬年幾千年不等。中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治三萬六千年的傳說，也可以說是代表一種時代變動遲緩的象徵。西洋古代歷史的變動，最初何嘗不遲緩？以後因爲工業用具的發明，和科學專門知識的進展，於是歷史的演進，也就隨時間而加速。譬如西方自西歷紀元一百年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時代，經羅馬帝國以至一四〇〇年中世紀將結束時代，這一千三百年間，各種帶近代科學性的發明是很少的，所以歷史的變動也很少。一四〇〇年至一七〇〇年三百年間，西洋的發明發現漸多，所以他歷史的變動也愈大。自十八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近代科學日趨昌明以後，變動之大爲自來所未有；其變動之速，也是自來所未有。生活方式不斷的改變，政治社會的組織也不斷的改變。從前從事社會政治的人，以很簡單的方式，很粗淺的原理，就可以處分的事，到現在複雜的情形之下，就不成了。從前用不着多少先見的地方，現在可用得着了。有如從前航海的人，只要有羅盤的設置，

看清視線以內的氣象，預料到密接現在的將來，就可以從事航行。而現代航海的人，就非有海洋的圖表，氣候的預測，以及無線電的設置，把海洋各處的情形，澈底明瞭，羅列在他的胸中和眼底不可。看不清楚的情景，就無法處置目前的事變。所以說進化愈快，變動愈多，則時限愈短，歷史的先見愈為重要。

歷史的先見要靠哲學的修養——本來澈底了解人事的變遷是很困難的。除掉知道物質條件之外，還需要對社會的認識，和對人性的了解。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固要虛心去研究；但是專從事實堆中去研究，是不夠的。我們不祇要埋頭的研究，我們還要凌空的觀察。我們的身在故紙堆中，我們的心卻要在瞭望台上。當今研究人事現象的人，常有一種危險，就是只顧求一部份專門的知識，而忽略了全盤的理解。這也是現代專家常有的流弊。我對於專家所下的定義是：對於一個很小的範圍以內知道最多事實的是專家。專家有時和冬天的螞蟻一樣，只知堆食成山，藏身其中，而不問外界的危險。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菲薄專家。不是的。專家真確的知識，是大家最好的參考。我祇希望專家之知識之上，還有一種哲學的了解，以求領會到全部人事變遷的跡象。這是歷史的先見所必備的基礎。祇是要有哲學的了解，必須大家平時在思想上養成一種哲學的習慣。不但要知道事物的本身，而且要追問他本身的含義。不但要審察事實的真象，而且要了解事實的精神。不但要認識樹，而且要認識森林。不但要認識近況，而且要認識遠景。這種哲學的了解，要靠哲學的素養。遇事必須不懷成見，心無所蔽的去觀察。把個人的喜怒哀樂，好惡愛憎，一齊丟開，纔能夠從繁複的事實之中，透視出光整的歷史的全景。

歷史的先見，並非一種預言，乃是進一步的認識，深一層的判斷。他的正確與否，常因其能影響人的行為，而左右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命運；甚至於左右人類的命運，也就是整個歷史的命運。我們的民族不祇是要保存歷史，而且要創造歷史。我們要避免人類過去所犯的錯誤，建立我們未來應有的光榮，則我們對於歷史的先見之尋求，斷不能說是不必要。

政治家的要素

當今的世界上，政客太多，政治家太少了！民生的痛苦，國際的不安，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什麼是政治家？身繫安危，本着正大的主張政策而行，不計個人成敗利鈍的是政治家。反過來，在政治上沒有一定的主張，專計個人成敗利鈍的是政客。

在英文裏，政治家稱爲 *Statesman*，直譯就是國家的人；政客是 *Politician*，意思是以政治爲專業的人，在英文原義中 *Politician* 這名詞，並沒有中文譯名中這樣壞的含意。但是這兩個名詞在用起來的時候，卻有輕重高下的分別。在中文把 *Politician* 譯作政客，以其認政治場合爲作客之鄉，與『遊客』，『食客』，『說客』並列，那便糟極了！在現代政治裏不是不需要以政治爲職志的人；但是以此爲專業，是不能沒有流弊的。既以此爲專業，則他一旦在政治上失勢，便是失業。

許多政治上的不安是由政客失業而起的。因爲政治家總是幹政治，政客常是玩政治。分析政治家的要素而加以明瞭的認識，在政治不安定的時候，恐怕有必要罷。

我們要知道政治家第一個要素是有所爲。有所爲便是爲確定的主張，確定的政策。爲了實現這主張，這政策，不惜犧牲一切以赴之。就是生死榮辱，也不放在心頭。在中國如王安石的實行新政，在英國如格蘭斯頓的主張愛爾蘭自治案，無不奮鬥幾十年，得罪許多友好，樹立許多政敵，甚至自己飽嘗幾度炎涼的滋味，也在所不顧。這便是政治家爲主張政策而犧牲的精神。

政治家第二個要素是要有所不爲。有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本來是中國的古訓。有背他主張的事他是不幹的，在他行爲標準以下的事他是不幹的。時機不到，他也決不輕易從事。謝安石的進退，就是一個例子。就是終身不遇，他也有抱膝而作梁父吟的風度。政治上最大的危機，就是從事政治的人不甘寂寞。顧亭林說：『不